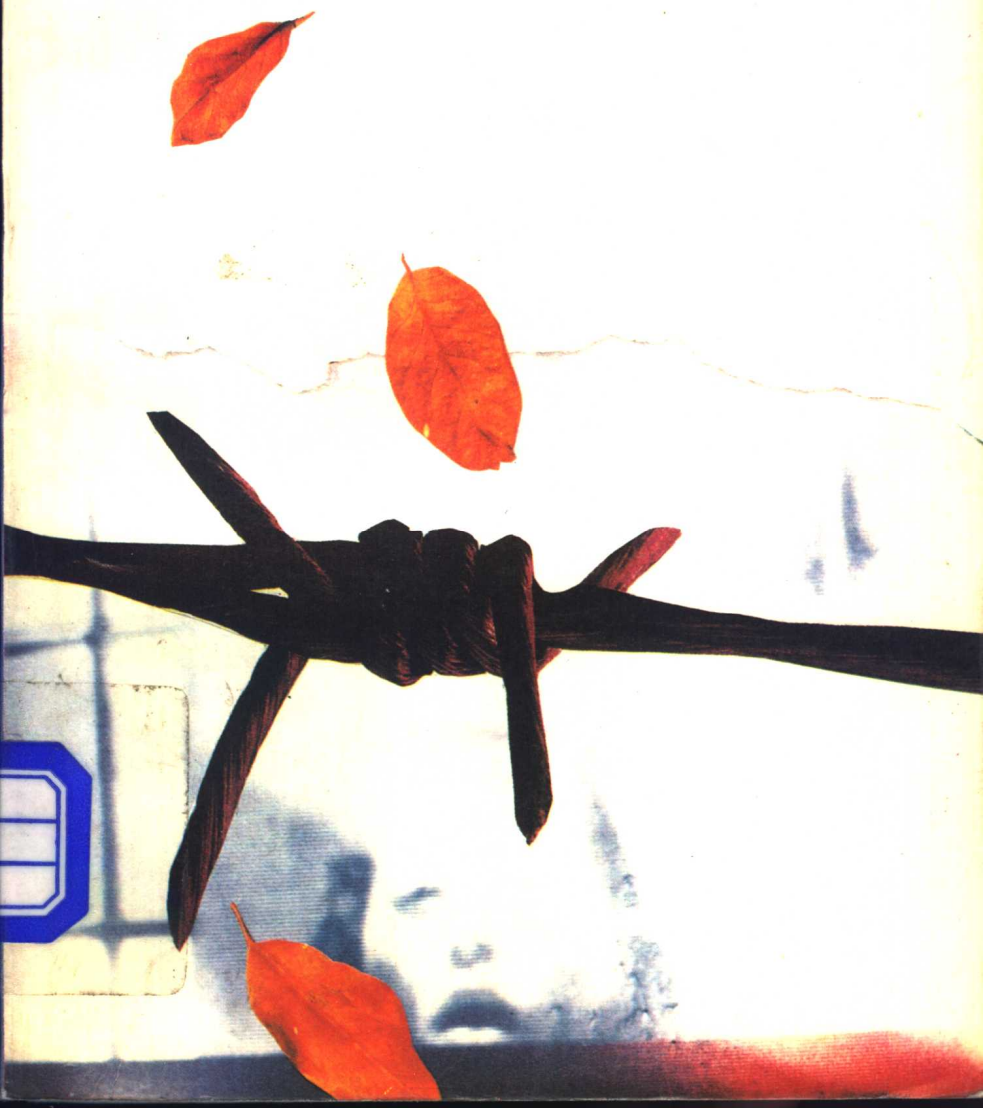


死囚归来

何 辛著



死 囚 归 来

何 辛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91·沈阳

死 囚 归 来

Siqiu Guilai

何 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26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.5 插页：1
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623

责任编辑：杨爱群 责任校对：潘 惠

封面设计：杜凤宝

辽新登字 3 号

ISBN 7-5313-0638-7/I·601

定价：5.50 元

牧马河畔东庄和西庄之间的河滩上，有一片茂密的杨树林。塞外的九月，苍翠碧绿的杨树林，涂上一层淡黄色。远远望去，像绿黄色的帐篷，把河滩覆盖得严严实实。

塞外地委召开的干部大会，正在杨树林里进行。地委书记关于度过黎明前黑暗的形势报告，吸引了与会干部的全部注意力。

偌大的杨树林，除了报告人洪亮的声音外，树林一片宁静，微风吹拂树叶发出的刷刷声，清晰入耳。

突然，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。声音由远而近，越来越响，震撼山谷，震耳欲聋，报告的声音被淹没了，消失了。

三架银灰色的红膏药标志的日军轰炸机，飞临东西庄和杨树林上空，盘旋、俯冲、扫射、扔炸弹。一颗颗炸弹在杨树林中爆炸。

大多数与会人员，凭以往的经验，就地卧倒，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。少数头一次挨敌机轰炸的人，惊慌，四散乱跑

起来。

“卧倒，不要乱跑！”

抱着一棵树打转转、瞪大恐惧的双眼、仰视飞机的冯超，被这严厉的吆喝声震住了。他觉得这声音好熟，便扭过头一看，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。他的神经像触电一般震动了一下，脑海闪过一个确定的念头：“是他！”他慌忙拉下帽檐，遮住了自己的脸面，忘记了正在掠过树梢盘旋、俯冲、扫射、轰炸的敌机，躲在树身背后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威严面孔。直到敌机轰炸之后，报告会结束，他的视线也没有离开那人一步。散会的时候，他惊喜得要蹦跳起来了，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。他边走边想：老子找你这么多年了；想不到今天落到我手里，看我怎样收拾你吧！

他再一次地回顾痛苦的往事。他对他构成最大的威胁，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。他总感到他像个魔影紧紧地尾随着他，威胁着他的生命、前途、幸福。这早已成为他致命的心病。立志消除这心病，已成为他人生奋斗的第一个目标。他分析了自己眼下的处境，认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时机。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。一出美妙的好戏，就等自己来导演了。

晚饭后，当冯超来到专区公安处郭长安处长住房院外的時候，银铃般爽朗的笑声，从院里飞到院墙外。他推门进到庭里，原来郭处长正和侄女郭淑梅踢毽子。叔侄俩玩得那样欢快，无拘无束。

冯超向来不敢惹郭淑梅。这时他虽然心里焦急，却没敢吱声，呆呆地站在那里看踢毽子。

郭长安从冯超的神色上看出他有急事找他，便要中止踢

毬子，可是郭淑梅因为输给了叔叔不肯罢休。

“休息时间，你来捣什么乱。”她轻蔑地膘了冯超一眼：“我还没有玩够哩！”

“我有急事，谈完了，我陪你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小淑梅终于向叔叔让了步，无可奈何地拣起地上的毬子，冲着冯超撇了撇嘴，厌恶地说了声：“讨厌！”回到自己屋里去了。

郭长安陪冯超回到自己屋里，习惯地盘腿坐在炕桌旁抽起烟来。冯超坐在紧挨处长的炕沿上。他回过头把房门掩上，惊奇而神秘地说：

“下午敌机轰炸的时候，我无意中看见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原来叫李锋，现在叫啥不清楚。”

其实，散会后冯超跟踪追击，已查问了李锋现在的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职务。

郭长安看到冯超这时说话不像平常痛快，吞吞吐吐的，便催促他：

“有啥事，你说吧。”

“这人是陕西华清县有名的反动豪绅李守业的少爷，本人思想反动。国民党利用假枪毙，给他戴上红帽子，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。”

“你看准是他吗？”

“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眼力。”

“你马上去地委组织部查阅档案，最好把他的档案借来。”

半小时后，冯超拿来“密封”的李锋档案袋交给郭长安。组织部管干部的同志说，李锋是三年前的秋天，从中央局党校分配来塞外根据地，由地委分配到黑峡谷山区担任区委书记兼武工队长。今年春天，调到龙宫县政府当秘书，地委组织部正在考虑提拔他担任副县长。他上中央局党校以前叫李锋，进党校以后改名为刘志红。

郭长安打开档案袋。档案袋里除了装有入党志愿书，共青团员登记表，抗大学员登记表，结业鉴定，中央局党校结业鉴定外，还有一份用铅笔写的密告信。由于揉搓的缘故，字迹模糊，但还可以辨认清楚。

密告信全文是这样：

“李锋是陕西华清县李家坡反动豪绅李守业的少爷。本人思想反动。他于1937年在临彰县×村当小学教员期间，突然被该县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入狱。但他在监狱非但未受任何刑罚，而且待如上宾，更奇怪的是国民党宪兵队却以死不悔改的共党分子罪名判处死刑。深更半夜，押至城南山沟里秘密枪毙。扮演了假枪毙的闹剧之后，他便以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潜入陕北延安，进入抗大，充当国民党特务，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。

马尔文

一九三八年五月廿日。”

密告信有一段蓝色钢笔字迹的眉批：“经初步查对，此人来历尚清楚，查不到密告人，也找不到旁证，无法查清，暂作疑案，抗大毕业后可在实际斗争中考查。”

郭长安对密告信和眉批，仔细地看了几遍，皱着眉头，思

索一会儿，浓重的眉毛下两只大眼睛里闪耀着的疑惑的光芒，从密告信上移到冯超的脸上：

“这信的笔迹有点眼熟……”

二

刘志红办完最后一件事，看看怀表，已是晚上十点多了。按照自己的习惯，回顾了一天的工作，写完日记，烧了热水，洗了脚，正准备上炕睡觉的时候，一阵“砰砰……”急促的敲门声，把他震住了。他赶忙开了门，原来是县委机关的通讯员通知他去县委组织部谈话。

县委组织部长是位三十来岁的黑脸大汉，浓眉下的两只大眼睛挺吓人的，其实他对人态度和蔼，嘻嘻哈哈，没有架子。平常对刘志红格外客气。当刘志红这时推门进到他屋里的时候，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桌旁的木椅上，耷拉着大黑脸，严肃得像一尊雕刻的石像，两只大眼闪射着威严的光芒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县委接到地委通知，要你明天去沙石峪地委党训班报到。”他的话就像军事指挥员对部队下命令一般严肃。“你明天清早就走，我已经安排好，由交通员陪同你去。”

黑脸部长说完话，把一封组织介绍信交给刘志红。

刘志红从组织部长屋里出来，走到张县长的门前，看见他的窗户纸有亮光，便敲门进去。农民出身的张县长，嘴上叼着旱烟袋。盘腿坐在炕头上，抽完一锅烟，把烟灰磕在木炕沿上。他冷眼撇目刘志红一眼，继续抽他的烟。刘志红刚一提他去党校的事，县长不假思索地说：

“我知道了！”

县长的表情和说话的声音，使刘志红感到寒冷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从他来龙宫县政府工作以来，对人憨厚、纯朴、热忱的张县长，一直对他热情、和蔼、亲切，工作上器重他、信任他，生活上关心他，像大哥哥爱护小弟弟一般地爱护他。刘志红感到在张县长领导下工作放心，跟他在一起感到温暖，心情舒畅。可是这时突然变得陌生起来，那憨厚的脸上一丝笑脸都没有，严峻的样子，像霜打了的树叶一样。刘志红向他交待工作，他耷拉着眼皮，不瞅他，不说话，只有鼻子哼哼。他临走时向他伸手：“再见，张县长！”

县长下了炕，嘴里还叼着旱烟袋，走到房门口把伸出半截的手又缩了回去。

“我怎么啦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”

刘志红含着眼泪回到自己屋里。张县长的冷眼，使他难以忍受。

刘志红调来龙宫县政府当秘书以来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。机关工作井井有序。不仅县长满意，全机关工作人员也都满意。同驻在村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很融洽。他刚来之初，还有位副县长协助县长工作，后来副县长调任怀南县当县长去了。

有人悄悄告诉他：“好好干吧，副县长的宝座已空出来，就等你去哩！”

县委组织部长在临睡觉时找他谈话，他感到突然，边走边揣猜啥事，脑子里有几种设想。但是，他唯独没有想到要去党训班报到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犹豫片刻，本想说点什么，一看黑脸部长那不同寻常的严峻神态，便把话压下去，说了声：“再见。”告辞出来。

刘志红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屋里，背靠行李仰躺在炕上。双眼盯着被烟火熏黑了的顶棚发愣。身下的火炕热乎乎地温暖着他的身躯。本来这正是埋在被窝里香甜睡觉的时候，可是他这时一点睡意都没有。他脑海里翻来覆去飞旋着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又让我去党校学习？”

他回忆起自己到敌后根据地的经历：1937年他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，先住了几个月的招待所，才到抗大学习，学习近一年，又把他留在大队部机关工作几个月后，组织上批准他的请求，来到敌后抗大分校继续学习军事。由于遇上敌人扫荡，延期一年才毕业。眼看他去部队工作的愿望要实现了，他已拿到了去部队工作的介绍信，背上行李已经上了路，组织部青年干事把他追了回来，让他进中央局党校政工人员训练班学习。本来预定学三个月，可是又碰上敌人大“扫荡”，党校学员临时组成武装工作队，挺进到敌占区开辟工作。这样折腾了近半年才回到党校，又碰上整风学习，学完整风文件。在他再三再四的请求下，组织上才分配他来到最艰苦的塞外根据地工作。他早已厌烦临时工作，厌烦没完没了的学习，日夜渴望出去工作。他到塞外高兴极了。

他还在中央局党校的时候，有人把塞外根据地描写成穷山恶水，贫困、落后、荒凉、野蛮，劝他千万别去那儿。他是抱着吃尽人间万般苦的决心来的。可是他来了以后，这里给他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。原来塞外是祖国的大好山河，地势险要，广袤千里，山清水秀，奇峰翠峦；条条青水，涛涛东流；春天百花争艳，夏天群峰滴翠，秋天红叶满山，冬天秀峰银装素裹。这里的人民，虽然由于穷困饥饿，体格瘦弱，面黄肌瘦，穿著破烂，衣不蔽体；不讲卫生，脸上有污垢，手指是黑的，可是他们心地纯朴、善良、勤劳、勇敢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。他很快地爱上塞外，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塞外人民的解放事业。他常常勉励自己：李锋呀，你不能辜负党对自己的培育，辜负人民的期望；一定卯足劲，甩开膀子好好干！

此时此刻，他心潮翻腾，思绪万千，集中到一点：就是舍不得离开火热的工作岗位。工作就是他的灵魂、他的生命啊！

他一夜没有合眼，没有打开行李卷，没有脱衣服，和衣仰躺了一夜。有时下地，走来走去。当房东后院那只红公鸡喔喔啼的时候，他实在太困倦了，眼圈发涩，脑袋胀乎乎的，像一团浆糊，四肢发软，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……

“你怎么又回党校学习，我在党校已呆腻了，正准备带着小宝宝去找你哩！”

李锋背着沉重的行李，来到中央党校大门口，于小琴怀抱着他没有见过面的儿子，把他拦住了。

李锋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摊开两手，说：

“我工作得正起劲的时候，组织上突然决定我来党校学习。作为一个党员，只有服从的份儿，又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她那双浓密的睫毛下的秀眼，闪耀着阴暗的光芒，亲切地注视着他的脸，好像在辨认他一样，又像寻找什么似的。在对她短促的一瞥中，亮晶晶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抑郁的神情，颤抖着声音说：

“这几年，咱不在一块儿，也很少通信，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李锋鼻子一酸，委屈的泪珠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滴落下来。

“你最了解我，我没有犯错误。为什么停止我的工作，我自己也不明白呀！”

李锋扑到于小琴跟前，紧紧地抱住她，放声痛哭起来……

房东李大爷清早起来，吆喝毛驴出圈送粪的声音，把刘志红惊醒了。他打个哈欠，翻身下炕，站在门口，眺着爬上牧马河对面山巅那轮光芒四射的朝阳，心情顿时平静下来：“共产党员嘛，就该服从党的安排。”

他打来一盆凉水，把闷乎乎的脑袋扎进水里，脑瓜顿觉清爽，便急忙收拾东西，清理文件。房东老大娘看见他这动作，便诧异地问：

“你要去哪？”

刘志红如实地告诉了老大娘自己的去向。老大娘叹口气说：

“你们这些人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刚混熟了又要走了。”大娘亲昵地瞅瞅刘志红，惋惜地说：“多好的小伙子！大娘真舍不得你走！”老人拎了桶猪食，麻利地倒进猪食槽里，返回

到刘志红身边说：“你学习完了还回来吧？”

刘志红躊躇了片刻。

“大娘待我真好，我也舍不得离开，学习以后，能不能回来就难说了，反正沙石峪离这只半天路程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回来看望二位老人。”

刘志红回想半年多来，两位房东老人，待他如亲爹娘。他们的独生子参军上前线了，便把对亲生子的温暖倾注在他的身上。他也像亲生儿子一样关照他们。现在要分别的时候，便满怀难舍难分之情。

刘志红背着行李走出村口，忽然想起交文书郭淑梅刻印的那份文件上有句话需要改动。他驻了步，犹豫片刻后又返回来了。

郭淑梅因昨晚打夜班睡晚了。刘志红来到她的房门前，从门缝里钻出她说梦话的声音。他不忍心惊搅她的蜜梦，便把行李卸下来放在门口台阶上，坐在行李上等待她起床。

昨晚，刘志红得到去党校的通知后，本想去向郭淑梅告别，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他来县政府当秘书后，郭淑梅就在他手下当文书，两人工作上很协调，上下关系融洽，生活上互相关照，他像哥哥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她，她像妹妹对待哥哥一样尊敬他。他想，如果对她不辞而别，她一定会感到难过，以至生气、骂他；但是如果告诉了她，她心直口快，会大吵大嚷起来，甚至质问领导为什么让他去党训班学习，这会对党造成不良影响。他思量再三，便打消了向她告别的念头。

刘志红呆坐在行李上，正在思忖见了郭淑梅后可能发生

的事情，房门嘎吱一声开了。

“啊，你怎么坐在这儿？”

穿着睡衣、蓬头散发的郭淑梅惊愕万分，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定睛一看，发现刘志红坐在行李上，肩上斜挎着背兜儿……

“你这……”

“我要走！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地委党训班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

“这梦还真灵啊！”郭淑梅长出了口气：“我刚做了个梦，你调工作啦，升了官。我又高兴又难过，高兴的是你高升了；难过的是舍不得跟你分别。我摊上你这么好的领导，多舒心呀！”她羞涩地瞅了刘志红一眼：“我把你送到村口，忍不住哭了。你走远了，看不见人影了，我还傻呆在那儿抹眼泪呢。有人从背后拍我一巴掌，我猛回头，原来是张县长：‘你在这哭什么？’我才从梦中醒了。”她顿了顿，感慨地说：“真有意思。”

“你为啥做这样的梦？”刘志红疑惑的目光盯着小淑梅。

“那天听完形势报告会，我住在我叔叔那。他突然问起你来，我就有点纳闷。这几天，我就胡思乱想，担心你调工作。果然调走了。”她那双黑亮灵活转动的眼睛，闪射着困惑的光芒，凝视着挺立在她对面的刘志红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你上过抗大、中央局党校，刚来工作不几年，为啥又让你上地委党训

班。地委党训班能学什么呀!”

“我也不明白。不过既然地委定了就去吧。”

“你为啥不问一问?”

刘志红想起黑脸部长和张县长对他冷漠的表情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，没有吱声。

“你现在就走?”

刘志红点点头。

“我送你!”

“不用了。”刘志红若有所思地停了片刻：“本来我不想打扰你休息，我已走到村口，想起昨天交你刻写的那份文件上有句话需要改一下，我又折回来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原来那句话是‘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就来到了。’应当改为‘从黑暗走向光明，尚需经过最艰难、最残酷、最复杂的斗争，付出昂贵的代价’。”

郭淑梅立即回到屋里，拿来文件原稿，把它改了过来。

刘志红背上行李要走了，小淑梅坚持非送他不可。刘志红知道拗不过她，便把小挎包让她背上，两个人并排缓缓前行。刚走出村口，远远传来“志——红”的吆喝声。他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房东老大娘边喊边招手，急匆匆地向他们赶来。刘志红快步迎上去。

“咱在院里谈完话，我就回屋煮鸡蛋，煮好鸡蛋出来，就找不到你了……”

李大娘是小脚女人，走路困难。这一阵急促追赶，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，说话时直喘粗气。

“谢谢大娘，鸡蛋留着自已吃吧!”

“不，说啥你要收下。这是大娘的心意。”

刘志红和李大娘把手帕包着的鸡蛋，推过来让过去。刘志红看见大娘脸上流露出一不悦的神色，怕伤了老人的心。便含着激动的泪花把鸡蛋接过来，装到小淑梅替他背的挎兜里。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才绽开欣慰的笑容。

大娘一步一回头地回去了。小淑梅陪伴刘志红继续向前走。刘志红几次撵她回去都没有成功。

“你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，我要把你送到骆驼岭。”

“你还没有吃早饭。”

“我不饿。这会儿，有啥好吃的，我也吃不下。”

“你白天还要工作。”

“我昨夜加班，白天休息。”

“我真拿你没有办法。”

刘志红感叹地摇摇头。说完，掏出挎兜里的鸡蛋，让小淑梅吃。

“这是大娘送你的，我不能吃。”

小淑梅看见刘志红神情郁闷，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，不像平常那样爽朗，爱说爱笑。有时只闷头走路，不吭声。也许背包沉重，累得他额头上冒出汗珠。

其实，刘志红过去常走这条道，也背这么重的行李，从来不觉累。今天不知怎么了，感到沉甸甸的，而且越背越重，有时竟然觉得压得他出不来气。

“看把你累的，我替你背吧！”小淑梅挡住刘志红。

“不，我能背动，不能让你背这沉重的背包！”